

〔苏〕巴鲁兹金 著 · 迟误 志力 译 · 朱钦源 校

自然而然

Амурский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〔苏〕巴鲁兹金 著·迟误 志力 译·朱钦源 校

自然而然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张永革

封面设计：许大成

自然而然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160 千

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600册

书号：10118·979

定价：1.40 元

作家及作品简介

谢尔盖·阿列克谢耶维奇·巴鲁兹金是苏联当代作家。1926年生于莫斯科，小时候曾在莫斯科少年宫文学部学习。十七岁时当印刷工，恰逢卫国战争爆发，旋即应召入伍，转战于莫斯科—布拉格—柏林。几年的戎马生涯使他目睹了战争的严酷，国家的危亡，人民的疾苦；亲身体验了失败的悲怆和胜利的喜悦。一九四六年巴鲁兹金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写了许多诗歌和散文。一九五三年他开始创作大型的战争题材作品，如自传体小说《回顾过去》（1964）、四部曲长篇小说《妇女烈传》（1967）等。一九五八年他于高尔基文学院毕业，现任《各族人民友谊》杂志主编、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。他的作品深受苏联人民欢迎，并被译为多种文字，广为流传。

巴鲁兹金的中篇小说《自然而然》曾获一九八一年度法捷耶夫金质奖。作品以纵横交错、气势浩大的战争场面为背景，运用传记手法，描写一位著名画家阿列克谢·戈尔斯科夫从一个技艺肤浅、自命不凡的美术学院学生，经过战争的磨炼和痛苦的内省，终于成为遐迩闻名的艺术大师的坎坷经历。笼统地讲，这是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，作者在刻意再现红

军战士与敌人英勇战斗以及生离死别的悲恸场面的同时，又浓墨重彩，通过对这些事件的感受和认识的升华来烘托“没有经历的人是不存在的，而艺术家更是如此”的主题，进而深刻而又通俗地揭示出了艺术源于生活、源于对表现物的感受这一哲理。作品中既有跌宕起伏、较为细腻生动的情节描写，读起来引人入胜；又有对庞大战争场面的介绍，具有一定的史料性；更有对艺术观的论述，不乏其探讨价值。作者以意识流和断想的形式，结合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，使作品结构紧凑，深入浅出，耐人寻味，雅俗共赏。

艺术不仅是真实，而且是理想与真实熔铸而成的合金；或者说：艺术是现实生活的真理与理想的融合。

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艺术中看到他所希望看到的东西。

不道德的艺术是不可能存在的。艺术是道德观念和社会观念的呼唤。

艺术家是社会海洋里的一滴水。

现实主义不是废除和推倒落后的、快要死亡的东西。仅是推倒不能成为观念。现实主义的真谛在于肯定。

观念不是电线杆，即不是砍去枝叶的一根光溜溜的树干。观念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完整的大树。

任何一个艺术流派都不是靠发表一个宣言诞生的。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……

我从真正的艺术中了解自己，认识自己。了解自己，这是人类生存最理想的条件之一。

旧有的艺术在被新思想更新之前将一直生存下去。

任什么也不可能使抽象概念生气勃勃。

人在艺术中表现自己是不受主观意志支配的。在生活中亦然。

描写太阳的光芒，可以未见过彩虹；但是连太阳都未曾见过就去描绘彩虹，那情况一定很糟。

艺术作品自身并无任何价值。只有当它接触了人并为人所利用的时候，它才获得价值。如果人们从艺术中得不到任何东西，那么这就不成其为艺术。

勾画他人，融进“自我”。这两者的结合，便是我的想象。

果戈理说过这样两句话：

“这些典型从何而来？”

“从自己身上。”

耶稣与彼拉多^①。两个世界、两种原则相交会。在我身上就是这样。

编《选集》不是为了作品的入选者，而是为一切人。编

① 彼拉多——《圣经》中人物，审判耶稣的犹太总督。——校者

《全集》才是为了作品的作者。

何谓借艺术抒发自我？

我有这个权利吗？

鲍里索夫-穆萨托夫^①不同于列宾的不是风格，而是世界观。托尔斯泰之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，情况亦然。

与邪恶作斗争应从自己开始。

他十五岁时阅读席勒、勃洛克、普希金……的作品，往往激动得潸然泪下。

二十岁上他一度想去红军中服役，结果却上了美术学院。

接着便是一九四〇和一九四一年……

在前线是无暇顾及绘画的。

没有经历的人是不存在的，艺术家更是如此。

^① 鲍里索夫-穆萨托夫（1870—1905）俄国画家，其作品企图表现人与自然完全和谐统一的美好世界。——译者

二

天哪！他一定极端聪明吧？此话不假，但也不尽然。

他现在似乎已经是公认的艺术家里了，以上的那些话系摘自专门写他的一部专著。当然，若是要他本人来写，应该说，他是断断乎不肯这样写的。

一位和悦可爱的女人，文化素养极高，虽已是一位老太太了，但在他看来似乎是太年轻了一点，经常找他交谈，而且海阔天空，话题广泛。在交谈过程中，她时而悄悄往小笔记本里记着什么。久而久之，一部专著形成了。书中旁征博引，竟连果戈理、基督与彼拉多都引证了，自不必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了。此外还引用了席勒、勃洛克……顺便说一句，为什么要把鲍里索夫-穆萨托夫与列宾相提并论？书是为他六十寿辰而出的，似乎质量还不错，但复制的几幅画却极其难看。

专著的封面上印有出版机构和年月以及作者的姓氏：E.M.凯达罗娃。书的最后，作者署的是全名：凯达罗娃·叶夫根尼娅·米哈依洛夫娜。

为了表示尊敬，平时人们都称呼她叶夫根尼娅·米哈依洛夫娜。

他常常在梦中见到她。她，聪明伶俐，体态轻盈，衣着素雅，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。其实他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，

不过五、六次而已。

现在是一九七七年，是他大寿的一年。和十月革命一样，他快满六十了。活的年辰是否太长？他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，关于这一层他可从未向专著的作者透露过一个字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不说她也知道。他老了吗？

他这是怎么啦？

日子表面过得还好，但心头却始终惦记着她，一直不能忘怀！……

是爱情吗？六十岁的爱情？

无论如何，总该呆到他做了寿再走。当然啰，一俟他过了生日立即就躲开他，也是绝对必要的。有些人是不会理解这一点的。不过那样做更好些！至于他的个人画展嘛，——那是以后的事了，以后再说吧！尽量往后！

他们就这样决定了。

要和孩子们商量商量吗？真够糊涂的！卡秋莎已经三十五岁，这么大的人了，还是今天和人家好，明天和人家吹的。科斯佳也二十岁了，到如今还是一事无成。关键在于不求上进。就连去部队服役他也不……

当他们的母亲缠绵病榻，快要归天时，作子女的并未尽心尽力守候床头……

要能打听到叶夫根尼娅·米哈依洛夫娜的电话号码就好了。他们也见过几次面，但未把她的电话号码记下来。应该给出版社打个电话，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那里必然是知道的。

她对他艺术思想的叙述大概是正确的。

岂不是太愚蠢了嘛！

直到今天他仍然一直梦见她。

她的目光依旧那样深沉，光彩照人的脸上长着雀斑，一头亚麻色的亮发，散发出与众不同的幽香……

她很理解他。

她知书识理。

有知识的人现在仍然不算多！虽然在今天当一个知识分子比以往容易，至少表面上是如此。这里就有矛盾。在他那个时代，情况似乎不是今天这样。

他又在埋怨了。

他的子女，甚至可敬可佩的叶夫根尼娅·米哈依洛夫娜，也都受到了当时条件的限制！……

新的情况是什么？

反映在哪些地方？……

叶夫根尼娅·米哈依洛夫娜不仅仅有知识，她身上还有某种令人神往的东西。

他以往从未想到事情会象今天这样发展。

过去他对薇拉或许不是这样吧？

不，就愿望而言，他希望自己和薇拉的关系无懈可击。但是实际上却事与愿违。

他和薇拉之间究竟缺少点什么呢？

也许在气质上存在着距离吧？

她性格刚强，坚定。可是他呢？

甚至听见别人唱那支至今尚未很好实现的“国际歌”，居然也会感动得泪如涌泉。有时在电视屏上看到孩子，他也会哭。在薇拉病势沉重，生命垂危期间，他竟克制不住自己，常常当着病人的面哭哭啼啼。

叶夫根尼娅·米哈依洛夫娜在专著中说她二十岁时曾幻想去当红军，那是确确实实的。但是，一个人没有经历便没有一切，她对这个浅显的道理看来并不真正理解……书的其余方面写得都很好。少数例外也是有的，例如他获得的是斯大林奖金三等奖，专著却说的不分等级的“国家奖”。不过，这没有什么要紧，“国家奖”就级别而言也属于三流的。有一顶桂冠固然好，但重要的是应当继续工作，应当尽量再创作点什么出来。

这一点叶夫根尼娅·米哈依洛夫娜也写到了。是借他本人的话说出来的。

不过《阿列克谢·戈尔斯科夫》这个书名取得好！听起来很响亮！

他确实一直在工作着！

应该这样！一百个应该！比以往更应该……

三

阿廖沙·戈尔斯科夫于一九一七年出生在彼得格勒。
一九四〇年他二十三岁。

一点不错，他在十五岁时读席勒的作品每每流下眼泪。不惟读席勒的作品，就是读普希金、勃洛克的作品，也是一样……

到了二十三岁他才意识到自己成了大人。但是仍然傻乎乎的，感情容易激动，其天真幼稚的劲儿，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。

是否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这样呢？

现在是快六十的人了。

经历过战争的坎坷。

建立过家庭。他的薇拉已经不在人世。

举办六十寿辰的个人画展，已经为期不远了，他真不愿这样做。

阿列克谢·米哈依洛维奇·戈爾斯科夫是科学院正式院士，得过奖金，是一位人民艺术家……

至于那本写他的专著，他认为“不值什么”。那么专著的作者呢？确实是个极聪明的人！一定要找到她——愈快愈好！这样想未免太蠢了吧？何况已经到了这样一大把年纪！自从薇拉去世以来……他大概会找到叶夫根尼娅·米哈依洛夫娜吧！……这岂不觉得不够礼貌吗？哎，庸俗总还谈不上吧？

四

阿廖沙念诗给妈妈听：

那荒唐的岁月，逝去的欢乐，
有如酒醒后的头痛折磨着我……

妈妈和爸爸的关系叫阿廖沙不可思议。他总觉得他们仿佛象没有翅膀的鸟，落到一起之后再不飞走。常言道异性相吸。他们一经结合便永不分离，在一块儿度日，生儿育女。如此而已，再无更多的东西。

妈妈喜欢诗，但她对诗却一窍不通。

她欢喜的只是铿锵有力的诗的韵律而已。

“这，你写的吧？”妈妈问。

妈妈记忆诗句的能力极差。

“妈妈，是普希金写的。”他回答说。

“这我知道。我是觉得……艺术我是不懂，可是我欢喜诗。你父亲也欢喜诗。诗押韵，有节奏。我觉得这首诗写的就是薇罗奇卡……”

阿廖沙非常乐意读回忆录给妈妈听，例如读克恩写的那本《回忆涅克拉索夫》，此外还有热姆楚日尼科夫、梅谢尔斯基、费特等人写的回忆录；孔德拉季耶夫写阿列克谢·康

斯坦丁诺维奇·托尔斯泰伯爵的书，佩平娜的著作《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中的爱情》。

妈妈最喜欢安娜·彼得罗芙娜·克恩。

列宁格勒。

一九四〇年。

街上到处贴着广告画，从窗子里面就能看见。多数是美术学院的学生画的。

所有老房子的墙上都有巨幅的广告画：

清汤千万种，
炖的味最鲜。

这是阿廖沙和几位同学一起瞎编的。

无论早、中、晚，
牛排少不了。
腌腊与熏烤，
味美营养好。
肉联加工厂，
愿为您效劳！

他给这张广告配的画也很精彩！

还得了一笔钱呢！数目挺可观——每人一百卢布！算起来还嫌少了一点，这也是事实。但毕竟上了百，还算凑

合。

任尼亚·鲍洛京常给广告画配诗。大家经常议论，说他在莫斯科时就给人家写广告诗了。什么果子酱、小汤锅、茶叶、香槟酒、蟹、鱼子之类，他写了不少广告诗。

妈妈一点儿不了解阿廖沙捞外快的情况，然而对他的朋友和同学却极熟悉，连薇拉，即薇罗奇卡，是美术学院半固定的图书管理员这一情况，她都摸得清清楚楚。她甚至感觉到薇拉可能和阿廖沙“配对成双”……。

唯一的宝贝儿子出乎意料地进了美术学院，作妈妈的那份欣喜之情是不言而喻的。更何况是进了著名的俄罗斯美术学院，跨进了沿河的学府大街17号。伊万诺夫、布留洛夫、苏里科夫、列宾、谢洛夫、列维茨基、波罗维科夫斯基、季普林斯基……这许多著名的人都是在那里培养出来的。

他确实进了这所学院。这里全是优秀人物，同学们个个都很出色。例如萨什卡·涅夫佐罗夫和任尼亚·鲍洛京。至于薇拉，当然，那还用说。只是眼下她父亲去世不久，他不愿意向妈妈提薇拉那些无关紧要的事。

“妈妈！我亲爱的玛丽雅·伊拉里奥诺夫娜！你最好能少说几句！”这是阿廖沙心里想说而口里未能说出来的话。

“薇罗奇卡呢？”妈妈问。

他默然不答。

“你喜欢她吗？”

“想喜欢，”他的脸上竭力表现出疲倦、否认的微笑。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

“没有啥……”

“大概是从你老子那里学来的吧，啊？”妈妈大吼一声，但立刻又忍住了，然后歉意地说：“提到他，我想顺便说一句，他是喜欢你的薇拉的……薇罗奇卡她也……”

此时此刻阿廖沙很难有什么话好说。

“我看你在学院里一定有什么不安分守己的事吧？”她试探地问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的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和你父亲一辈子连做梦也未见过这么多的钱。五十卢布，一百卢布，是个小数目？来路不正吧？”

“你甭担心，妈妈，来路正当着呢！”

“唉！干吗要打这场该死的芬兰战争！你还象以前那样想当红军吗？”

阿廖沙的脸急得通红：

“我的好妈妈，打仗不是没有意义的。要是再有一场比这更难打的战争呢？但愿打不起来。可是万一打起来呢？难道我们能把国境线从列宁格勒往后移吗？就算列宁格勒可以往后移吧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怎么办？还有拉脱维亚、立陶宛与爱沙尼亚呢？你不用担心我。我和萨什卡·涅夫佐罗夫、任尼亚·鲍洛京接受了一大批订货，是为莫斯科的BCXB订的货。我们快要有好日子过了！”

“你说的BCXB是什么意思？”